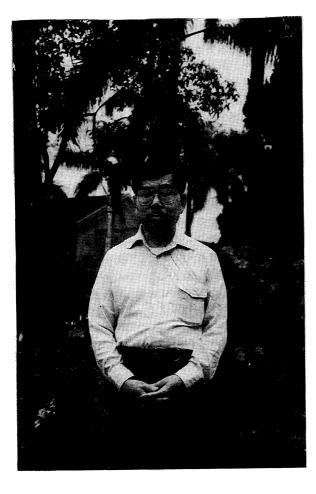
新老師專訪---

訪台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籌備處主任黃昭淵教授

別人能,我們也能

就是爲了家鄉,我希望我們台灣人出去都很受尊重,活得有尊嚴。不知你們有沒有看過一部歌劇叫「風流寡婦」?她裡面講了一句話「For our Mother Land•••」

我在美國學了一句話,是杜魯門說的:「只有難的問題到我這裡來。」我們凝態中心主要想做的是協助臺灣工業、經濟轉型,要幫忙一個重要的「心理的轉型」。•••我們希望這四、五個能夠做得非常好,而變成觸媒,給我們信心,讓大家都一起來,「別人能我們也能」。



時間:1994年2月2日

訪問者:陳桂榕、林耿慧

撰稿:陳桂榕

我希望我們台灣人出去都很受人尊重

榕:首先,可否請您談一下您的求學經過?

師:我們那時代跟你們這時代不大一樣,我生的時候,日本人還在佔領台灣,日本投降時我是小學五年級。那時我們還繼續讀幾個月的日本書,然後讀台語,即所謂「漢文」,唸得也不多啦。約半年之後,國內開始有教科書來,是以白話文寫的。老師用台灣的人體,國內開始有教科書來,是以白話文章,聽起來奇奇怪怪的。們後來又要學北京話了。我那時候住在台南鄉下來的以老師都要特別到台南去學,早上去學下午來教明。那時很好玩,曾發生過兩個老師在教室後面爭吵,爭怎麽發音。(笑……)講了老半天,要強調的是,那時我唸的第一篇從大陸來的文章是孫中山先生寫的一一立志做工程師。所以我就決定要當工程師了。我一個叔叔當兵時,當了通訊兵,就跟我講,電機很有希望,所以我就選了電機。

榕:您那時候唸電機就是要救國嗎?

師:是救國啊!因學校都這樣教,好像救國救民都很偉大 嘛,哪有一個孩子不想做偉大的事情?孫中山先生說 當工程師好,所以就立志當工程師。(大笑)

耿:老師還記得這小時候的夢想!?

師:是啊!是啊!我都還沒忘掉!

榕:那老師現在走的路也都是朝著這個目標?

師:是呀!是為了自己啦,可說大目標就是這樣。……不 過以前是想救中國,現在連救台灣都不敢說了。

榕: 救台大好了。

師:現在連台大也不敢說了。以前剛回台灣時說要救台灣 ,現在跟朋友在一起說要救台大,甚至都不敢再說了… …。這是一個很難的課題。人家老問我為什麼要回臺 灣,我都說是愛國,以前我倒是不好意思講!

耿:對,一般人都會不好意思講自己愛國。

榕:甚至我們形容別人很愛國還另有隱藏的意思………〔 哈!〕老師是什麽時候回台灣的?師:兩年多前,我 回來沒有幾天就是一百聯盟10月10日在抗議的時候。 那時候我回來,系裡面就跟我講我要教課,我就去準 備筆記。

榕:老師那時候教什麽?

師:我教超導體淺論,就是說讀了大學物理就夠了,就能 上這門課。對我是一大挑戰,不大容易這樣教。我把 一些要用量子力學的變成不必要用,故花了很多時間

耿:是什麽動機讓老師回來?是有人邀請您…?

師:愛國啊!——不然我在美國的薪水很多,孩子、孫子都在美國,我母親、弟妹也都在美國。就是為了家鄉,我希望我們台灣人出去都很受人尊重,活得有尊嚴。不知你們有沒有看過一部歌劇叫「風流寡婦」?她裡面講了一句話「For our Mother Land …」……

榕:真的好感動…!現在我們學生平時聊天也比較不會提到這類事情,尤其現代年輕人這種意識不是很強,現在的價值觀比較少教導大家…老師會不會覺得擔子很重?

師:(搖頭)……李遠哲院長很愛祖國,……一天只睡 三個小時。

耿:我記得他說他很喜歡在美國的日子,他回來臺灣不好 渦。

師:是,不過臺灣是有希望的。

凝態中心

榕:可否請您介紹一下凝態中心?

師:我們凝態中心主要想做的是協助臺灣工業、經濟轉型 ,要幫忙一個很重要的「心理的轉型」。不然我們中 心只做四、五個題目,如何能夠幫助臺灣轉型?不可 能的!我們希望這四、五個能夠做得非常好,變成觸 媒,給我們信心,讓大家都一起來,「別人能我們也 能」。每一個人站在自己的崗位上,都是大機器的一 部份,少掉一個都不行。我們比較小的目標呢是想做 幾個跟臺灣工業有關的研究。

耿:可否講明確一點呢?

師:我在美國發現:一個能夠維持久的題目都是比較應用的。因有應用價值的話,很多工業界才肯放錢進來,有錢才能做研究,進而發現更多的問題。臺灣的工業,跟我們有關的最紅的是半導體,它將來在出口方面會成為很重要的地位。另外,磁性方面的問題,比如說磁帶、光碟……等,但是我們不做這些直接應用

,而是做跟這相關的物理。還有,也用雷射蒸鍍的方法做磁性超晶格方面的問題。現在這種材料世界上沒有人做,我們想試試看。我們還做其他材料,如碳60、人工鑽石,像李遠哲院長便是人工鑽石的總計畫人……。我們也做冷氣機,鄭建炎教授現在正做這個研究。此冷氣機不用氟氯碳化物,而用水,因為水不會污染——幾個月前向聯合國副秘書長做簡報時,我就說,我們這不只要救臺灣,並且要救全世界。(大笑!)他同意,伸出大拇指!

耿:那我們這些不只是單純的技術轉移,而是要可以發展…

師:在這個世界不轉移是不行的,當然有一些我們要自己做,有些我們第一步沒有的,就要趕快轉移過來,然後就自己做,繼續發展下去。這是技術轉移,另外就是資源。譬如說臺灣有很多資源都沒有,我們不是都用買的嗎?這也是轉移的一種,很重要的。很可到不是的。是以前很多轉移都是騙人的。比如說,我們到現在門里的引擎沒有辦法自己做,這對科技界是一大侮辱呀!引擎是很重要的,因為假定你要發展更高的科技界是一大侮辱,沒有引擎就不行!ok!引擎不會做,我們只做汽車加工,但是現在我們的汽車只能賣給台灣人,外國的汽車還是那麼多進來,為什麼?培養了汽門。 工業那麼久?凝態中心就不一樣啦,我們做一些我們認為可以做得到並且不是那麼身的。對做很貴的基礎研究我是不大贊成,假如腦筋好的話,不必要很貴的概器,夠了就好,很貴的………臺灣太小,付不起。

榕:其實我們都買很貴的儀器。

師:不,我們的還不算貴,有些更貴的,像加速器。

耿:可是我有聽說過我們買了很貴的儀器卻擺在那不用它 ,像原分所有一些。

師:臺灣的問題是這樣的,他看到外國人買了儀器做實驗,他要做同樣的實驗就跟著買。但是,貴重儀器,保管人不讓你動。我們做實驗的人,是要把儀器拆開來的,因標準的儀器可能不適合我們的用途,所以要改裝。我們這裡的老師很少去「動」改變儀器,他們只是按鈕而已,而且很少去問問題,他只是從別人的問題去稍微改一改,量同樣的東西而已。假如說有人人量銅,他就量金,同樣的性質當然是要用同樣的儀器了。但是,仔細想一想,那個人量銅的時候為什麼不量金呢?一定是差不多一樣或沒什麼特殊,不然的話人家老早就量掉了。而我們恰好在學人家。但學也沒什麼錯啦,問題是你要學多久?臺灣做事情的方法,從來就沒有跳出「學」。

教育影響一個人很大

榕:像我們訪問過甘子釗教授,他說他們都自己做儀器。 我覺這樣雖然比較慢,但似乎至少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在。

師:是這樣的,大陸的問題不出在這,他們自己做儀器, 但是也是量同樣的東西呀!所以說,中國人的思考方 法出了問題。

榕:可能與從小的教育有關。像我個人感覺教育影響一個 人很大,因為我們從無知變成具備一些知識,大部分 都是由老師那而來的。所以我覺得要改變這一些問題 ,基本上應從教育做起。 師:但是怎麽做呢?(變成老師反過來問學生!)

耿:教育體制蠻難改的。

師:我想最主要的不是體制,而是師資。

榕: 那您覺得應如何教育大學生?

師:嗯···給大學生上課固然重要,但薰陶更是重要。現在的老師比我們當時的好很多,但是也沒有給你們灌輸一些「靈感」。我們這裡的學生跟老師接觸的時間根本就沒有。老師看的世界比學生多,經驗也比學生多。我們在教育過程中所學的就是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不論文理科。現在你們受教育卻沒有做解決問題的訓練,沒有人常常問你,只是機械式的教教教。我們要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樣才能創新,不然就只能跟別人做。

榕:嗯,我覺得老師本身的觀念很重要,同樣的教科書, 同樣的教育體制之下,老師的教育方式就益顯其重要 性了。

耿:可是改變師資沒有用,人會去符合這個體制,在這個體制之下生存啊!故我覺得應是體制問題。

師:我認為還是人重要,人可以改體制。很多人願意改, 只是沒有帶頭的人。李遠哲院長在科技上是個很重要 的人,以前我們只希望臺灣能達到一流的水準,而他 的回國給我們劃了一條底線,讓我們有信心說我們一 定會達到,只是多久而已。我們也不可能什麼都做, 而必須擇善固執。話又說回來,我最初辦凝態中心時 ,也是希望能解決臺灣的問題,現在發現不能。…… 我只希望凝態中心能當觸媒。

榕:嗯!就是要有人帶頭,以他的熱情感動大家。常常我 們內心理面有一些東西自己不自覺,需要有人挑起。

師:對,希望如此就會有人去思考。像文藝復興運動,我們只是講幾個人的名字而已,其實他們是觸媒,文藝復興運動應該不是只有那幾個人有貢獻。如十九世紀末印象派那幾個人,他們帶動了很多人。……我希望我們中心的幾個「點」能夠做好以後,可以變成「線」,然後可擴展到整個「面」。這可非一天兩天的事情,但是由於李遠哲院長的回國,我相信再十五年以後,在很多行裡面都可以達到。

榕:那凝態中心蓋好以後是否會需要很多的人才?這對我們唸理科的學生是一大福音,因為很多人之所以沒有繼續唸物理是因職業的問題。

師:臺灣假定只靠政府的話,能增加學物理的人不多,而必須要靠民營的公司。那麽民營的公司就必須要進入高科技才行。臺灣現在根本不是在高科技時代,只在靠別人的技術轉移給我們。但是這只能到一個程度,臺灣必須請博士,不過會有一過渡時期,到了某種度之後,很多私人公司才會陸續跟進。重要的是要輕人工作做,發揮他們所長,我們要讓工廠了解對實際。我們想要做的,就是給這些公司一些新的科技完實所。我們想要做的,就是給這些公司一些新的科拉宗這些公司需要更好的科技去維持他們領先的地位而需要用人。不過話又說回來,臺灣假定有50個研究時間,不過話又說回來,臺灣假定有50個研究華質哲院長計畫要找100個世界一流的人回來。我希望臺大每一個院至少要有一個世界頂尖一流的人在,由他來帶頭;這樣的話,對臺大的生態而言,大概比較容易接受。

耿: 那老師覺得大學發展企業如何?

師:大學是不應當發展企業的啦,大學做的每一項工作必須要能夠發表,當然與企業合作很好,不過企業要答應我們能夠公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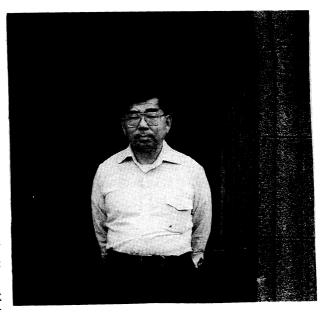
榕: 與企業合作可以比較有錢。

師:是,但要能公開,公司享有知道研究成果的第一優先權是沒錯的。我們大學教育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學生,不僅是為了發展企業,學生必須要能夠發表他的論文才能畢業。

未來的路

榕:請問老師現在若我們要繼續唸書的話,在國內好,還 是出國?

師:現在是出國好。但是問題就來了!工作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假定沒有工作,就不是物理學家。日本,在這一點是比較成功的。日本的作法是這樣的:它讓你唸大學,然後你到國外唸個博士回來,在日本當博士後研究員;另一作法是在日本唸完博士後,再出國唸完



postdoctor再回來。這樣才有個「根」,日本不歡迎全在國外唸大學的。日本人大部分是先有工作再出國,即留職停薪。以後臺灣可能漸漸會變成這樣。你們若想在國內唸完博士再出去的話,要找那些教授能夠幫你在國外找到一個post doctor 的教授好,這個教授要與國外的聯繫很好,聲譽不錯才行,並且回來還有工作才行。話又說回來,我們中心現在要找的21位研究人員,在國際上是絕對站得住的,他們推薦出去的人一定都可以找到post doctor 才對。希望我們這個作法在其他系裡面也可以接受。

耿:老師,那凝態中心現在還不算很大是不是?

師:對,教育部允許我們有21個教授級的研究員。我們會組成幾個研究群,一群有三個人,一個資深的,兩個年紀比較輕的,但是他們只是在類似的領域,老的不可以指揮年輕的,互補倒可以。不過,現在凝態大樓都還沒蓋,我沒有辦法給很多研究員研究室。希望凝

態中心有好的成果,而四、五年之後可擴張到三十位 教授。

耿:我聽說五年內會蓋,不是嗎?

師:這是我們想的啦,但是現在錢還沒核准下來。

榕:物理系也要跟著一起蓋嗎?

師:是啊!而且物理系要求很大!三千多坪是有用的,加上公共設施會有四、五千坪。

耿: 那凝態中心的地位是屬於哪裡?

師:比物理系高,直屬校長,是一級單位。

耿:研究人員的來源呢?

師:中心可請研究員,等於正教授,但是研究員倒不能收 學生。

榕:不能收學生,研究助理怎麽辦?不就缺乏人力啦!

師:他們必須跟某一個系合聘為教授,才能收學生。臺灣 這個制度實在很奇怪。所以有太多問題需要去解決了…

師:我在美國學了一句話,是杜魯門說的:「只有難的問題到我這裡來。」我的解釋是這樣的:容易的問題, 人家都已經解決了,等到現在的一定是不容易解決的 。既然是不容易解決的,就不要生氣,本來就是要花時間去解決的。

Without compassion,

science is inhumane. _

Without science,

compassion is ineffective. _

榕:老師,請問您的人生觀是什麼?在您遇到挫折時,是 什麼力量支持你繼續著目標走下去?

師:Love,在佛教是指慈悲(compassion)。我希望臺灣能夠變成一個真正的R.O.C.。這個C是compassion

。假如我們能成為一個有愛心的國家,也是件了不起 的事情。

榕:您可不可以談一談您對我們年輕人的期望?

師:有一個人講了一句話我覺得很好:「Without compassion, science is inhumane.」這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教授說的,「沒有慈悲心(或是愛心),科學是不人道的」;「Without science, compassion is ineffective.」「沒有科學的話,同情心不太有用的,執行效果不好。」我希望年輕人要有compassion…

耿:嗯,不過年輕人易受挫折就放棄自己的理想。

榕:而且我感覺人長愈大,志願就愈小。

師:是呀!這可能跟我們的教育有關,我們從小就受教育要愛國,不過我們要愛的國太大了,從來就沒有教育我們要愛小的地方。像我們學物理,物理有很多啊,也不要每個人都去解決宇宙的大問題,做你分內的工作,找一個戰場你能夠發揮的。

榕:請您談談目前做的研究。

師:在1987年,我們偶然發現氧化銅化合物好像是230K的超導體。這五、六年來我一直在做這類的研究。回國的兩年半,因為凝態中心的行政任務,無空照顧到研究。可是我最近與幾位年輕人又要開始這方面的實驗工作。我有一簡單的理論,推論可以有高到900k超導!所以我相信有室溫超導體。另外我也與幾位年輕人在研究如何以飛秒(femptosecond)技術去了解石墨、鑽石及碳60間的相關係。我最近又漸漸回去我的老題目一磁性學。我們是要了解磁性絕緣體超晶格的磁性。很有挑戰性,可是臺灣做磁性的人不了解,沒有人做過的新問題。

非廣告

你知道嗎?

本期時空美編全由帥哥與美女組成

見 114 頁